

说入股
说入股补微
入股新论

说入股

S
H
U
O
B
A
G
U

启功
张中行
金克木

著

中
华
书
局



说 八 股

启 功 张中行 金克木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八股 / 启功等著. -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ISBN 7-101-02263-4

I. 说… II. 启… III. 八股文-研究 IV. H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5910 号

书 名 说八股

作 者 启 功 张中行 金克木

责任编辑 王 敏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6 月新 1 版
200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 5½ 字数 / 100 千字
印数 / 1-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2263-4 / I·329

定 价 10.00 元

目 录

说八股	启 功 (1)
引言	(1)
八股文的各种异称	(4)
八股文形式的解剖	(7)
八股文的基本技巧和苛刻的条件	(17)
选和批	(34)
八股文体的源流	(36)
八股文的韵律	(40)
最著名的游戏八股文	(46)
余论	(48)
试帖诗	(53)
《说八股》补微	张中行 (59)
八股新论	金克木 (74)
引子	(74)
八股评罪	(78)
八股文“体”	(96)
八股文“心”	(122)
《四书》显“晦”	(144)
编辑后记	(166)

说 八 股

启 功

引 言

“八股”二字，现在已几乎成为“陈腐旧套”、“陈词滥调”或说“死套子”、“滥调子”的代称，使人厌弃、遭人反对的一切坏事物的“谗谥”、“恶谥”。我曾遇到过用这二字为贬义词的人，有的竟不知它是一种文体的名称，更不用说八股为什么那么坏的理由了。

其实“八股”是一种文章形式的名称，它本身并无善恶之可言。只是被明清统治者用它来做约束士子思想的工具，同时他们又在这种文章形式中加上些个繁琐而苛刻的要求。由积弊而引起的谗谥，不但这种文体不负责，还可以说它是这种文体本身被人加上的冤案。

譬如有人用苛刻的不能忍受的条件挟制别人，俗称给人“穿小鞋”。做服装的单位、卖鞋的铺子，都有功而无过，鞋的本身也无善恶的分别。即使是小尺寸的鞋，小孩需用，何坏之有！用挟制人的手段去虐待别人，好比给大脚的人

2 说 八 股

穿小鞋,使他不能走路,那属于挟制者的罪恶,与鞋无关。八股之成为谑谥、恶谥,虽不像“尺寸小的鞋”那样本身毫无责任,但形式太死板,苛刻条件太多,那究竟是限定型、设条件者的责任,实与文体基本形式或说各个零件无关。近代有人嘲笑作律诗好比带着脚镣跳舞,但跳芭蕾人穿的硬尖鞋,也不比脚镣舒服多少!况且古今作律诗的人有多少,作品有多少,它们是否从来未曾有过文学艺术的作用?是否只是一堆用过了的废脚镣?恐怕也不见得。外国有“十四行诗”,为什么必须十四行,为什么十三、十五就不可以,恐怕也禁不得追问。

八股的基本形式很简单。开头“破题”,是说出这次要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性质也就相当于今天所谓文章的“主题”;次是“承题”,即简单地进一步作主题的补充,类似“副标题”的作用;三是“起讲”,是较深入地说明这个题目的用意所在,或说是内容大意。以下逐条分析,正面如何,反面如何,反复罗列优点缺点,利处弊处。最后收场结束语。无论一百分钟的“两节课”、三小时的“大报告”、小组会的即席发言,乃至酒席之间评论一项菜肴的烹调做法,或运动场上解说员对某项比赛的实况解说,假如有人给它录下一段一段全部的原词,然后分出局部,各立一个名目,恐怕并不少于“破承起讲,提比后比”之类。因为文体来自语言次序,某种常见的次序又多是实践中选择出来的。选择的标准又常是由效果好而定的。用久用多了,成了传统,成了套子,沿用的人也忘了它的所以然。假如我上两节课,讲一篇文

章或一项问题。每段之后,有人在旁边高唱“破题”、“承题”、“第一股”、“第二股”,不但要全场哄堂而笑,我自己也会苦笑着“心悦诚服”。这只能说形式的自然形成,谁也不会认为每人每次的“两节课”、“三小时”所讲内容必然都是“毒草”吧?

再做个具体例子:导游者向旅游人介绍:“今天游燕京八景”(破)，“八景是本市名胜古迹,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承)，“它们有的在市内,有的在近郊,游起来都很方便”(讲)。a景、b景(提比)，“太液秋风不易见,金台夕照已迷失”(小比),c景、d景(中比)，“卢沟加了新桥,蓟门换了碑址”(后比)，“今天天气很好,六景全都看了”(收)。哪个旅游人会向这位导游抗议说他作了八股呢?

有人曾提出:为什么股必须“八”?回答是:是这种文章形式中常见用八条论点来讲明问题,或说用八条的比较多。至于必须八条,那属于发命令挟制人时所规定的苛刻要求之一,在早期考场中也不完全这样。相题作文,题中两项论点,即作两大扇;题中三项论点的,即作三大扇,也被允许,并非从来未见的。只是愈往后来,要求愈苛,应考作文的人谁也不敢冒险去作罢了。更有只有六股的,童生(青少年初次应考的)的考卷,作不出八条的只作六股也可以。还有些偏僻小县,文化教育很差的地方,根本找不出什么能作文章的人。但全国各县都有“学额”,需要凑够数目。因此能作破、承几句,即算及格。一次遇到一个考生在承题之后写了“且夫”二字,考官就批道“大有作起讲之意”,把这人列在第

一名。这便是一股都没有，不是也算及格了吗？

又有人提出：为什么八为标准？这我也答不出，但知八数在民族习惯中非常习见。为何习见，我也说不清。且看《易》有八卦，肴有八珍，淮南八公，蓬莱八仙，汉末清流有八顾，周代贤人有八士，舞有八佾，塔有八角，荀子说螃蟹六跪二螯，总算破了八数，但校勘家根据生物实际现象，还是把它校改成为八跪了。最坏的，骂人的话有“胡说八道”一词，八道怎讲，究竟道之为八，又何坏之有？用这词的人也说不明白吧？

八股文的各种异称

一、八股文

这种文体中首先是“破题”、“承题”、“起讲”三个小部分，这三小部分合起来也被统称为“冒子”，只是为说明题意。重要的在后部，逐条逐项去发挥，把那个主题从上下、前后、正反、左右，讲得面面俱到，常常要说好多条，但常用八条。由于每条怕单说不够，常变换地、相对地配上一条陪衬，用以辅助加强前边那个论点，使它不致孤立。既配上了一条，便成了一副对联，一篇中便有四联。两条相对，好比人有两股（腿），一篇最多不过八条，所以称为八股。八条的

限制,也不是这种文体最初所有的。

二、八 比

每两股既然必要相衬对比,所以每两股叫做“一比”,那么每篇中实际只容下四比。大约有人嫌股字不雅,便称八股为“八比”,殊不知八比便是十六股,名实不符了!

三、制艺、经义、制义

科举考试是皇帝命令去考试“士子”的事,皇帝的命令称为“制”,皇帝命作的文艺便叫做“制艺”。考试的内容是要士子讲明所学的某种经书中的某项道理。讲解经书中道理的文章叫做“义”,今天的教科书、教材还叫“讲义”,以经书中某项道理为题目去考试士子,这种试卷文章叫做“经义”。古代作经义还没有“八股”体裁,明清科场也有考《五经》题目的“经义”,文体并不全用八股,这属于狭义的“经义”。《四书》既被列为经书,在《四书》中出题作八股文,也曾被广义地称为“经义”。广义的“经义”,既是皇帝命作的,也曾被称为“制义”,与“制艺”一称有时混用。举人、贡士、进士的“举、贡、进”,都是向皇帝举荐、贡奉、进呈的意思,所以科举又称制举,科举的文章又称制举文章。古代考取人材,分科分类去选拔,所以称为科举、科考等。明清以来,试多科少,混称科举,已名不副实,讲解经义更流为滥套了。

四、时文、时艺

八股文相对两汉唐宋的“古文”来说,是后起的文体。很像律体诗在唐代是新兴的诗体,所以唐代称律诗为“近体诗”,以别于以前的“古体诗”。八股文相对“古文”称为“时文”也是同样道理。八股既称“制艺”,牵连也称“时艺”。

五、《四书》文

明清科举考试的文体种类很多,殿试用“对策”;特别考试如康熙、乾隆时曾举行的“博学鸿词”科则考“律赋”和“排律诗”。还有皇帝对翰林院范围的文官随时进行“大考”,题目、文体也常由皇帝临时指定。清末废除八股后改用其他文体,这里都不去说它。清代绝大部分的时间、绝大范围的考试中,最主要的考试内容是《四书》,所用的文体是八股。所以从起码的童生入学考试到最高的殿试之前,即县、府、院试,乡试,会试三大级的考试主要部分都离不开《四书》题的八股文,所以八股文又称为《四书》文。按讲《四书》的文章并不是都是八股文,而用八股文形式作的文章也不全是《四书》的题目内容。但是习惯已久,“心照不宣”,《四书》题目,八股体裁,已经牢不可分了。清代乾隆时皇帝命方苞选明清人所作《四书》题目的八股文共四十一卷,名为《钦定四书文》,照样有总批有夹批。从此《四书》题的八股文称为

“《四书》文”更加“名正言顺”了。

八股文形式的解剖

一、题 目

八股文既以《四书》题为主要内容，以下俱以《四书》题为例。

少数字的题，又称“小题”，多句或全章的题称为“大题”。有一字至一句的，如“战”（《论语》）、“妻”（《孟子》）、“是也”（《论语》）、“匍匐”（《孟子》）、“少师阳”（《论语》）、“去其金”（《孟子》）、“节彼南山”（《大学》引《诗经》）、“子路不说（悦）”（《论语》），至于五字或再多的，不再举例。有一句的，如前举“节彼南山”、“子路不说”都是整句，如“战”、“妻”等就是句中摘出的一字了。

还有两句三句以至全章的，全章中有的可分几节，例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即是一章中分三节。出题为了简单，只写“学而时习一节”，或“学而时习二节”（即至“乐乎”，或写“学而至乐乎”）。若写“子曰学而全章”，则是自“子曰”至“君子乎”了。

“战”是摘“子之所慎齐战疾”句中的一字，“匍匐”是截

去“匍匐往”的“往”字，还有整句中截去半句的，固然都等于儿戏；即使那些一章中取一节或两节的，也已不是孔子孟子诸人当时的完整意思了。

还有更荒唐的是截搭题，即截取句子的头尾，或前一句的尾搭上后一句的头，或截前一章的尾搭后一章的头，更有隔篇截搭的。举例来看：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是孟子对齐宣王说的。有人止取“王速出令反”五字，于是考生都作成王快出命令使人造反，成了笑柄。这是上下句的截搭。“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是《论语》中《季氏》篇的末句，“阳货欲见孔子”是《阳货》篇的首句。有人截成“君夫人阳货欲”，就更不像话了。

大家习知截搭题为儿戏，却不想即出单句，原意也不完整。但这类出截搭题法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整段整章的题，前代人几乎都作过了，考生念过，遇到同题，可以抄用。考官很难记得那么多，辨别那么快。于是出这种缺头短尾、东拉西扯的题，可以杜绝考生抄袭的弊病。这也是清代后期这种现象才渐渐多了的缘故。不难想象，如果在雍乾时代，法令严苛，像那出“王速出令反”之类儿戏题的人，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二、破 题

顾名思义，“破”即是解开、分析的意思，翻译密码叫做

“破译”，猜谜语叫做“破谜”。文章开篇先把题义点明，叫做“破题”。从唐代人作律赋、宋代人作经义，直到明清人作八股文，开始点明题义的那几句话，都被称为破题，只是唐宋人作法没有明清人在八股文中那样死板罢了。

怎说死板？八股文的破题，规定只用两句。也有三句的，多半是有一个长句中有略顿处，像是三句的。这两句主要是概括题义、解释题义，但又不能直说题义。直说的等于重复说一下，叫做“骂题”。作得好的，常是既透彻又概括。很长很复杂的题目，要用简单的两句把它点明；短到一两个字的题目，也要用比题字多几倍字数的两句话把它说透。

在科举考场中，考卷数多，阅卷人少。题目一律，文体一律。阅卷的时限又短促，每日要看若干本。阅卷人的精神情绪，不问可知。所以有人阅卷，一看破题已可预见到全文的水准。很简单，一本卷子，头两句即不通顺，下文怎能忽然变好？况且即使后边较好，而开头不通，一座没顶的房屋，也难算合格。因此阅卷者的注意力很自然地多投在破题部分。作者对破题部分也多费煞苦心，极力把它作好。还有仓卒之间测验一个人才智，出一题令被测验的人去“破”，破得好，便过了这一关。可以算是最短最快的考试，前人记录的也非常多。

从实质上说，这种破题的作法，和作谜语极其相似。有谜面，有谜底。破题两句即是谜面，所破的题目各字即是谜底。进一步讲，整篇的八股文几百字就是谜面，题目那些字即是谜底。因为少数的几个字或几句的孔孟的话，翻来复

去地硬敷演成篇,不过是用变着花样的字面(字、词)、挖空心思的论点,上下左右正反前后地开辟通道或堵塞漏洞。从其中看出被考的人对《四书》和朱熹的注解念得熟不熟,钻得透不透,想得全不全。出题人拿出一字半句,类似零头碎块,作者也能把它说全,说圆,说得天花乱坠。这样的士子“说谎”和“圆谎”的技能才算及格,才是可靠的官员材料。什么是“圆谎”,比如说“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尧学天,谁知道,谁看到。如遇此题,也要写得逼真活现,岂非圆谎!下面举些破题的例子:

“子曰”二字题,破说:“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这是不露出谜底的任何一字而把“子”(孔子,至圣先师)、“曰”(孔子所说,至理名言)二字说得不但非常透彻,而且绝对不能移到别人身上,这是最标准的破题。又因为不露谜底题字,可以叫做“暗破”(各种巧立名目的破法不必详举了)。

“大学之道、天命之谓性、学而时习之、孟子见梁惠王”,这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每部书的第一句,合起作题目。这四句毫无关连,破说:“道本乎天(切题中前二句),家修而庭献也(切后二句,在家里学习,在朝廷贡献)。”又如“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论语》记了八人,题目截去末一人季驹)题,有人作了破题的上句说:“纪周士而得其七”,缺一个下句。有人续出来:“皆兄也。”毫无联系的七个人名,还故意缺少一个,用三字凑成了两句“废话”。少数字也破两句,多数字也破两句,

有情理的破两句,没情理的也破两句。以上都是郑重的场合中所作的冠冕堂皇的废话。

还有公然作游戏的破题:“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孟子》),破曰:“王请度之。”这也是《孟子》的一句,本意是请王自己忖度,这里当作“王请”、“度之”讲,度又是徒步行走的意思。“君命召”即是王者邀请,“不俟驾而行”即是不等得车来就徒步走了。这是特意作少数字的破。又有人看到一个秃头人走过,指向另一人说:你能以这秃头为题,作一个字的破题吗?回答说:“髡。”《论语》“虎豹之髡”朱熹注解髡字说:“皮去毛者也。”

也有故意作长破的,如题“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论语》),破说:“圣人憎御人之人,恶其以善为恶、以恶为善、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者也。”三十七字,实只两句;“之人”为一句,“者也”为第二句。其中顿号处,都是小停顿,不能算句。又有出“三十而立”题的,破云:“两当十五之年,虽有椅子板凳而不坐也。”

以上都是公开取笑的事,如真在考场中作,必然要被罚的。但郑重的考卷中所作破题,它的原则和技巧,与这类游戏是并无两样的。

还有误解题义,作成不合理的破题的。一考官出“非帷裳必杀之”题,这是《论语》的一句话。帷裳是朝、祭用的礼服,尺度可宽。如非帷裳,宽了必须修剪。“杀”即修剪之义。一人作破题云:“服有违乎王制者,王法所必诛也。”把杀字解为杀人的杀。虽然错了,但考官因为他维护王制、王

法,就许可算他及格。

又一考官出“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这句出于《孟子》,是说开始征收商旅税的人,为统治者聚敛钱财,是个贱丈夫。考者误解为征讨殷商的周武王,作破题说:“以臣伐君,武王非圣人也。”考官因为他侵犯了周武王这位统治者的偶像,就把他判入劣等。

更有对题目字面乱作解释的,如题为“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作破题的人说:“记圣人之鸟处,甲出头而夭侧头也。”把燕破鸟,把居破处,申破甲出头,夭破天侧头,可算荒谬而离奇的了。又有一位学政考一省的生员,出“鳖生焉”题。这是把《中庸》“鼃鼃蛟龙鱼鳖生焉”句,截去前五字,已不成话。生员作破题说:“以鳖考生,则生不测矣。”字多双关,令人失笑。以鳖考生,可以讲作用鳖的问题来考生员,也可讲作派鳖来考生员。则生不测,可讲作生员莫测高深,也可讲作则发生不测事件了。结果学政被革了职。

三、承题、起讲

在破题后,用三句承接破题所说出的意思,这部分叫做“承题”,它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以三句为标准。

承题以下,引申、讲明题义,或并说明题目内容的背景等等,这部分叫做“起讲”,又称“小讲”,最多不得超过十句。

所谓的句,比较灵活,有时一句中的许多顿处,可以不被算做一句。如上文谈破题中那个“御人以口给,屡憎于

人”题的长破，有许多小顿处都不认它为句。为了说明一篇中各部分的关系紧密，下边联贯举一篇为例，分出各部分来谈：

狗 吠

（出《孟子》“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是孟子对齐宣王说的话，见《公孙丑·上》。）

清 蒋棫之

物又有以类应者，可以观齐俗矣。

（以上是破题。狗吠上有鸡鸣一词，所以说出“又有”。孟子当时是说齐国富庶，不是凭空为说狗吠，用“观齐俗”可以笼罩全题。）

夫狗，亦民间之常畜也，乃即其吠而推之，其景象果何如耶？

（以上是承题。大意是狗本是民间常畜，其吠有何可说？孟子所以提出狗吠，是为说明齐国富庶，而富庶的景象究竟何如呢？这样写，既承上讲明为何提出狗吠，又引起下文的地步。因为只抱狗吠二字而说，必然只表现狗吠的声音；这里扩展到狗吠的背景范围，就不愁没有可说的了。）

若曰：

辨物情者，所以观国俗；睹物产者，所以验民风。

吾尝入齐之疆，而窃叹其聚俗之盛也。

（以上是起讲。从齐国之内，民风国俗说起，民生富